

太行路上的文明诗行

□ 卢书兵

我站在太行山南麓，指尖摩挲着粗粝的岩壁。雨水冲刷出的沟壑，像大地破裂的掌纹；岩缝里几乎荆棘扎根石隙，苔叶上还挂着昨夜的雨珠。曹操的战车曾在这坡道颠簸倾覆，李白的酒壶曾在这处倾洒琼浆，韩愈的诗卷曾在这岩头铺展墨痕——此刻山风穿石的呜咽，恍若从时光褶皱里抖落的千年絮。

焦作古称山阳，太行山到这儿，忽然收了凌厉的锋芒。当年山阳城的瓦当早碎成田梗间的尘土，可“竹林七贤”的魂魄还在。《晋书》里说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他的铁匠炉该是架在那道山涧边上，飞溅的铁花曾把整条溪流的云霭，染成了淬火的赤色；阮籍登山时踩乱的野菊，到第二年春天，又漫山遍野地开放。他们把“越名教

而任自然”的狂狷，刻进了太行山的嶙峋骨脉。有块突兀的岩石，模样像极了嵇康抚琴的手势，几株苍松在风口虬曲盘旋，枝叶摩挲的沙沙声，真像《广陵散》的余韵在风里荡漾。

曹操的战车在羊肠坂上颠簸

时，山阳的竹林刚抽出第一茬新笋。“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诗里满是行路的艰难，可千年后的人，还循着他车轮的辙印，来寻那些更不羁的灵魂。《水经注》写“山上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就是这般险峻，才让曹操写下“车轮为我摧”的慨叹；而嵇康的铁匠炉，也烧裂过无数顽石——一个为天下统一去征伐，一个为心灵自由去抗争，在太行山的两头，各自写下不同的诗行。

李白来的时候，山阳的槐花正

落满官道。“五月相呼度太行”，他喊着元参军，醉的是太行山上的明月。在百家岩的竹林里，他说不定遇上了阮籍的魂——同样爱喝酒，同样看透了世事，只不过阮籍用青眼白眼待人，李白用诗句笑傲乾坤。“摧轮不道羊肠苦”，他笑谈着太行的险径，却不知道这险峻里藏着多少往事：嵇康的琴弦曾在这儿震颤，曹操的车轮曾在这儿打滑，而他的酒壶，终究也成了太行山新的传说。

韩愈写《题西白涧》，该是在山阳的旧居里。他笔下“波中白石隐出明”的溪涧，是百家岩下的那脉清流；“翠峦玉女下双鹤”的景致，正像嵇康锻铁时升腾的雾霭。《新唐书》说他“生三岁而孤，随兄会贬官岭表”，幼年的漂泊，让他对这方山水格外眷恋。

李隆基的龙旗曾掠过山阳的天际，《资治通鉴》记着他开元年间东巡，或许也曾俯瞰这片山谷——可金銮殿上的衮服龙袍，在乡野记忆里，终究不及嵇康锻铁时迸溅的火星亮堂。

钱起的诗里，藏着太行山的另一副模样。“崖石乱流处，竹深斜照归”，这景象分明是嵇康邻里的日常：早上到溪边挑水，傍晚看竹影爬上东墙。《唐才子传》说他“工诗，为大历十才子之冠”，诗句里飘着山阳的烟雾气。王维虽没到过山阳，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怅惘，思念的，或许就是嵇康这般疏狂的知己。太行山把他们的故事都刻进了岩层，于是每块被战车碾过的山石、每片沾过诗人酒渍的草木，都成了文明

的手札。

山风掠过岩壁，发出低沉的呜咽。我这才明白，所谓“文明诗行”，不过是无数个瞬间叠成的永恒——曹操的车辙、李白的酒痕、嵇康的琴音，在这儿遇上又分开；帝王将相的宏图、文人墨客的疏狂、隐士高人的淡泊，在这儿碰撞又交融。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被不同的灵魂，添了各异的风华。

下山时，我捡了块棱角分明的山石。《嘉庆重修一统志》里说

太行山“在怀庆府城北二十里”，这石头或许就来自那里。它的断面嶙峋不平，分明映着太行山千年的风云变幻。说不定有一天，它也会成了某位诗人笔下的意象，在新的诗行里，续写这座山的故事。

清晨6时，在世界地质公园云台山散步，倏地瞅见云雾升腾，便伫立拍录起来。起初是淡淡的几缕，绕着山腰盘旋，渐渐浓了，漫过树梢，漫过石阶，漫向山顶。远处的山峰，犹如画家用笔蘸了淡墨，一笔一笔晕染开去。

□ 王保利

我站在观景台上，伸手去够，却只触到一片凉意。云雾湿漉漉的，沾在脸上、手上，像谁轻轻呵了一口气。

想起清节先生所说“云无心以出岫”，这云台山的雾，倒像是顽皮的孩子，东躲西藏，捉迷藏似的。

忽然一阵风吹来，云雾散开一角，露出山崖上的几株松树，枝干遒劲。

再一眨眼，云雾又合拢，把松树藏得严严实实。

说实话，自知拙笔写不好水墨云台的意蕴，那就借助画家的画笔，将其思想与笔法融入云台山的崖壁肌理。在南宋著名山水画家夏圭“斧劈皴”的画法中，此刻的云台山着墨浓重如刀劈，棱角分明，如老松盘踞的绝壁，岩缝间斜生一株野蔷薇，花瓣被雨打落，黏在石纹凹陷处，像朱砂点染的残红。少顷，又似改用董源“雨点皴”的画法，淡墨层层叠加，青苔与蕨类从石隙渗出，苔点用焦墨中锋点簇，远观如浮萍聚散。

其实，云雾也会留白的。蜿蜒绵亘的云台山，幻化成了北宋河阳温县老乡郭熙浓淡墨色恣意挥洒的立体版本：他用湿笔淡墨侧峰横扫，云气如编带缠绕，偶露一线赭石色山体，恰似画中“蟹爪枝”的枯枝探入虚空，又仿佛能听见云雾掠过松针的簌簌声。妙是云隙间漏下一缕阳光，照亮崖畔孤松，枝干虬曲，苍劲有力。

移步异景，水墨云台中的植物，好像元末明初著名画家倪瓒先生在用焦墨勾勒。树皮皲裂处渗出树脂，反光如细笔勾勒的“高光”。枝条向左下斜伸，末梢却突然上翘，暗合他“一江两岸”构图中的倔强。近景三五丛灌木，用没骨法晕染，新叶嫩绿处略调藤黄，老叶背面以花青加墨点染，叶片用游丝描轻轻勒出。

水墨云台，让人赏心悦目，细节的精妙，又呈现出宋代画家李唐雨后溪流动态的水墨。先用淡墨染出水雾，再用“钉头鼠尾描”勾描浪花，水口处留白，溅起的浪沫用白粉提点，远望恰如《万壑松风图》中的飞瀑。

一幅“活”的水墨画——墨色浓淡是山的呼吸，留白虚实是云的脚步，而每一处苔点、水痕，都是自然与笔意碰撞出的诗意。正如石涛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云台山的雨雾晨昏，本就是天地最慷慨的创作。

水汽氤氲，晕开一片朦胧。我想起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是这般笔墨疏淡，意境悠远。先生通过灵活地用墨技巧，表现出了丰富多元的效果，让整个水墨云台具有很强的视觉感受，吸引欣赏者驻足凝视，感知大自然山水的魅力。

云气时而吞没峰顶，时而露出赭色岩脊，雾气漫进亭子，继续弥漫开来。远处传来几声鸟鸣，清脆、空灵，像是在为水墨云台的画卷喝彩。

云雾以其水墨笔法，诠释着云台山的真谛，这胜境，岂能让钟爱山水的文人雅士缺席？历代诗文多有吟咏。李白的“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以道家典故写云台山奇绝之景，将山石比作莲花，云雾幻化为仙台，暗合云台山“云台仙境”之称。忽忆及王维的“白云回望合”之句，方才分明见云开处露出赭色山岩，转瞬间又化作“青霭入看无”的幽渺，无不令人称绝。

陶醉在丹青高手铺陈的水墨云台间，心情也诗情画意起来：骤雨倾盆洗碧空，万山新沐绿无穷。云台晓雾千峰白，水墨丹青造化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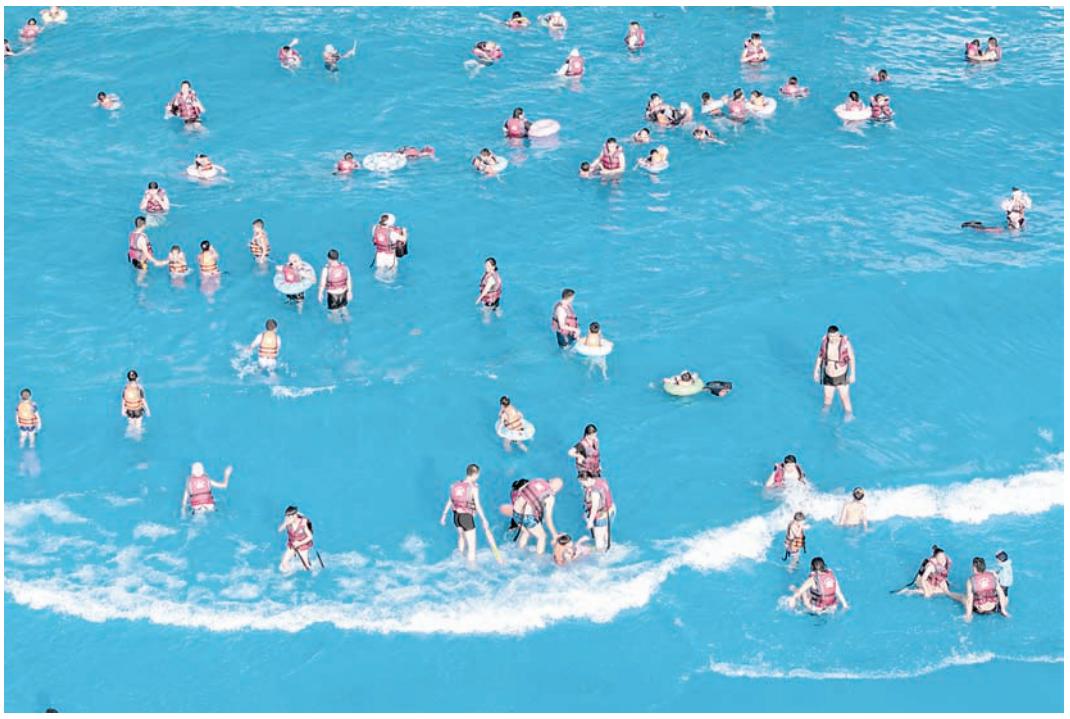
□ 张君燕

夏天总是悠长的，长长的影子，长长的天光，长长的蝉声与蛙鸣。儿时午后，我喜欢躺在竹床上，看奶奶做针线活儿。奶奶腾出手来，拍拍我的背，轻声说：“快睡吧，下午的响还长着呢！”可是，我哪里睡得着呀，闭上眼睛再睁开，躺下又坐起来，翻来覆去折腾个不停。

看我不肯睡，奶奶也不再勉强，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给我讲各种有趣的事情。奶奶说，冬至过后，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一天长一线”，直到夏至，白天达到最长。“长一线是多少？”我问。奶奶举起手里的针线，笑着说：“就是我手里的线呀。”

在古时候，人们没有钟表，于是就用手上的活计来衡量时间。古代女子多围坐在一起缝衣服、纳鞋底，每次用一根线，不能太长，不然手拉不开；也不能太短，否则要频繁换线。所以穿在针上的一根线的长度是一米左右，而缝完这一根线，时间大约在一刻钟。本来做完手上的活刚好天黑，可不知不觉，女子们突然发现，每天在天黑前都可以多缝一根线。这时才惊觉，哦，原来是夏天来了，白天变长了。

奶奶的讲述让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有意思，抽象的时间变成了肉眼可见的、可以触摸的线条，可比看日历好玩多了。后来，奶奶的声



清凉

贾蓝 摄

与一棵树交谈

□ 何青春

当你看到我与一棵树说话，甚至拥抱它的时候，可别嘲笑我，更不要认为我那样做是太孤独的缘故。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那时我还不曾听说“孤独”这个清冷的词语。

祖母在世时，多次说起我第一次站立的情形：爬到了一棵国槐树跟前，扶着它一点点站了起来，然后吃力地去抱它，脸蹭在树干上，从此厌倦了爬行。

人们常常认为小婴儿懵懂无知，其

实并非如此。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与一棵树交谈的方式，可以是拥抱。在那之后40多年的人生里，我拥抱过的树比拥抱过的人要多。我很想知道，我的祖父一生中和多少棵树拥抱过，记得他喜

欢把心爱的耕牛拴在门口的椿树上，

它们有着神鸟的风度，它们的美让我心生感激，让我想要热爱着些什么。

仰望，也是与一棵树交谈的方式。

遇到高大的树，我习惯仰望它，用目光

和它交流。我任目光轻轻抚摸过它粗糙的树干，尤其是有疤痕的地方，抚摸过它的树冠，抚摸沉淀在它枝叶间的风雨。

你知道，当你仰望一棵大树时，它也

在仔细地端详你。你应该见过，有些树的

树干上长满了“眼睛”，其实它们还有

不外露的眼睛，比如像我们的心脏一样

跳动着的年轮。我相信，一棵树会记住

久久仰望它的人，并生出牵挂。当你与

一棵树真诚地对望之后，无论你去往哪

里，无论你苍老成什么样子，它都会牵

挂着你，就像你的祖母牵挂着你那样。

同样的，我们也会牵挂仰望过的树，就像

牵挂一个人那样。有时候，我们辗转跋

涉，只为去看望一棵树。而当我们思念

故乡的时候，常常把亲人和门前的树一

并挂在心里。你知道，一棵树会记住

我们为它撑起绿荫的叶子，每一片都是独

一无二的。树喜欢以拥抱的方式与人交

谈。当我们拥抱它时，它看似平静如常，

其实它微微颤动，分明是在和那棵

树拥抱着。这么算来，他一天至少拥抱椿

树两次。

你知道拥抱一棵树的感觉吗？我难

以向你真切地描述。这么说吧，当你拥

抱它的时候，它瞬间就感知了你所有的情

绪，它会调动全部的叶子倾听你，但你心

头涌动的每一句话，它都听得真切。它会

选出最鲜亮的叶片为你吟唱；请出最沧

桑的叶片，告诉你那些总是被人们错

失的生命真谛；必要时，还会唤来鸟儿陪

伴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棵老松树曾

为我唤来的鸟儿——两只红嘴蓝鹊，它们

有着神鸟的风度，它们的美让我心生感激，

让我想要热爱着些什么。

仰望，也是与一棵树交谈的方式。

遇到高大的树，我习惯仰望它，用目光

和它交流。我任目光轻轻抚摸过它粗糙的

树干，尤其是有疤痕的地方，抚摸过它的

树冠，抚摸沉淀在它枝叶间的风雨。

你知道，当你仰望一棵大树时，它也

在仔细地端详你。你应该见过，有些树的

树干上长满了“眼睛”，其实它们还有

不外露的眼睛，比如像我们的心脏一样

跳动着的年轮。我相信，一棵树会记住

久久仰望它的人，并生出牵挂。当你与

一棵树真诚地对望之后，无论你去往哪

里，无论你苍老成什么样子，它都会牵

挂着你，就像你的祖母牵挂着你那样。

同样的，我们也会牵挂仰望过的树，就像

牵挂一个人那样。有时候，我们辗转跋

涉，只为去看望一棵树。而当我们思念

故乡的时候，常常把亲人和门前的树一

并挂在心里。你知道，一棵树会记住

我们为它撑起绿荫的叶子，每一片都是独

一无二的。树喜欢以拥抱的方式与人交

谈。当我们拥抱它时，它看似平静如常，

其实它微微颤动，分明是在和那棵

树拥抱着。这么算来，他一天至少拥抱椿

树两次。

你知道拥抱一棵树的感觉吗？我难

以向你真切地描述。这么说吧，当你拥

抱它的时候，它瞬间就感知了你所有的情

绪，它会调动全部的叶子倾听你，但你心

头涌动的每一句话，它都听得真切。它会

选出最鲜亮的叶片为你吟唱；请出最沧

桑的叶片，告诉你那些总是被人们错

失的生命真谛；必要时，还会唤来鸟儿陪